雲笈七籤/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　道德部

下一卷▶

總敘道德

《老君指歸》曰：太上之象，莫高乎道德；其次莫大乎神明；其次莫大乎太和；其次莫崇乎天地；其次莫著乎陰陽；其次莫明乎大聖。夫道德，所以可道而不可原也。神明，所以可存而不可伸也。太和，所以可體而不可化也。天地，所以可行而不可宣也。陰陽，所以可用而不可傳也。大聖，所以可觀而不可言也。故度之所度者知，而數之所數者少，知之所知者淺，而為之所為者薄。至眾之眾不可數，而至大之大不可度。微妙窮理，非知之所能測，大成之至，非為之所能得，天地之間禍亂患咎，非事之所能克也。故不道之道，不德之德，政之元也；不名之名，亡功而功，化之根也。是故王者有為而天下有欲，去醇而離厚，清化而為濁。開人耳目，示以聲色，養以五味，說以功德，教以仁義，導以禮節，民如寢覺出於冥室，登丘陵而盼八方，覽參辰而見日月。故化可言而德可列，功可陳而名可別。是以知放流而邪偽作，道德壅蔽，神明隔絕。百殘萌生，太和消竭。天下徨徨迷惑，馳騁是非之境，失其自然之節。情變至化，糅於萬物。悴憔黧黑，憂患滿腹，不安其生，不樂其俗。喪其天年，皆傷暴虐。是以君臣相顧而營營，父子相念而戀戀，兄弟相憂而淒淒，民人恐懼而　　身。　　身相結，死不旋踵，為患禍也。父子戀戀，兄弟淒淒，昏定晨省，出辭入面，為夭傷也。臣見其君，五色無主，疾趨力拜，翕肩促肘，稽首膝行以嚴其上者，為不相親也。故可道之道，道德彰而非自然也；可名之名，

功名顯而非素真也。

《老君指歸略例》曰：夫物之所以生，功之所以成，必生乎無形，形由乎無名。無形無名者，萬物之宗也。不溫不涼，不宮不商，聽之不可得而聞，視之不可得而彰，體之不可得而知，味之不可得而嘗。故其為物也則混成，為象也則無形，為音也則希聲，為味也則無呈。故能為品物之宗主，包通天地，靡使不經也。若溫也，則不能涼矣。宮也，則不能商矣。形必有所分，聲必有所屬。故象而形者，非大象也。音而聲者，非大音也。然則四象不形，則大象無以暢；五音不聲，則大音無以至。四象形而物無所主焉，則大象暢矣。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，則大音至矣。故執大象則天下往，用大音則風俗移。無形暢，天下雖往，往而不能釋也；希聲至，風俗雖移，移而不能辯也。是故天生五物，無物為用；聖行五教，不言為化。是以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也。五物之母，不炎不寒，不柔不剛。五教之母，不皦不昧，不恩不傷。雖古今不同，時移俗易，此不變也。所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者也。天不以此則物不生，治不以此則功不成。故古今通，終始同。執古可以御今，證今可以知古始，此所謂常者也。無皎昧之狀，溫涼之象，故知常曰明也。物生功成，莫不由乎此，故以閱眾甫。夫奔電之疾，猶不足以一時周；御風之行，猶不足以一息期。善速在不疾，善至在不行。故可道之盛，未足以官天地；有形之極，未足以府萬物。是故嘆之者不能盡乎斯美，詠之者不能暢乎斯弘。名之不能當，稱之不能既。名必有所分，稱必有所由。有分則有不兼，有由則有不盡。不兼則大殊其真，不盡則不可以名。此可演而明也。夫道也者，取乎萬物之所由也。玄也者，取乎幽冥之所出也。深也者，取乎探賾而不可究也。大也者，取乎彌綸而不可極也。遠也者，取乎緬邈而不可及也。微也者，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。然則道玄深大妙遠之言，各有其義，未盡其極者也。然彌綸無極，不可名細；微妙無形，不可名大。是以《經》云：字之曰「道」，謂之曰「玄」，而不名也。然則言之者失其常，名之者離其真，為之則窒其性，執之則失其原矣。是以聖人不以言為主，則不違其常；不以名為常，則不離其真；不以為為事，則不敗其性；不以執為制，則不失其原矣。然則老君之文，欲辯而詰者，則失其旨也；欲名而責者，則違其義也。故其大歸也，論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；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。因而不為，損而不施，崇本以息末，守母以存子；賤夫巧術，為在未有，無責於人，必求諸己；此其大要也。而法者尚乎齊同，而形以檢之；名者尚乎定真，而言以正之；儒者尚乎全愛，而譽以進之；墨者尚乎儉嗇，而智以立之；雜者尚乎眾美，而總以行之。夫形以檢物，巧偽必生；名以定物，理恕必失；譽以進物，爭尚必起；矯以立物，乖違必作；雜以行物，穢亂必興。斯皆用其子而棄其母，物失所載，未足守也。然致同塗而異至，合旨而趨乖，而學者惑其所致，迷其所趨。觀其齊同則謂之法，睹其定真則謂之名，察其純愛則謂之儒，鑒其儉嗇則謂之墨，見其不系則謂

之雜。隨其所鑒而正名焉，順其所好而執意焉。故使有紛紜憤錯之論，殊趨辨析之爭，蓋由斯矣。又其為文也，舉終以證始，本始以盡終。開而弗達，導而弗牽。尋而後既其義，推而後盡其理。善法事始以首其論，明夫會歸以終其文。故使同趨而感發於事者，莫不美其興言之始，因而演焉；異旨而獨構者，莫不說其會歸之徵，以為證焉。夫塗雖殊必同其歸，慮雖百必均其致，而舉夫歸致以明至理，故使觸類而思者，莫不欣其思之所應，以為得其義焉。凡物之所以存，乃反其形；功之所以克，乃反其名。夫存者不以存為存，以其不忘亡也；安者不以安為安，以其不忘危也。故保其存者亡，不忘亡者存；安其位者危，不忘危者安。善力舉秋毫，善聽聞雷霆，此道之與形反也。安者實安，而曰非安之所安；存者實存，而曰非存之所存；侯王實尊，而曰非尊之所尊，皆理之大者也。名號生乎形狀，稱謂出乎涉求。名號不虛生，稱謂不虛出。故名號則大失其旨，稱謂則未盡其極。是以謂玄，則玄之又玄；稱道，則域中有四大也。

《韓非子・主道篇》曰：道者，萬物之始物從道生，故曰始，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，故曰紀，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，治紀以知善敗之端。故虛靜以待令，臣將自表異君見其志，臣用其意以稱之。故曰：去好去惡，臣乃見素；去賢去智，臣乃自備。故有智而不以慮，使萬物知其處；有行而不以賢，觀臣下之所因；有勇而不以怒，使群臣盡其武。是故去智而有明，去賢而有功，去勇而有強。群臣守職，百官有常，因能而使之，是謂習常。故曰：寂乎其無位而處，寥乎莫得其所名。明君無為於上，群臣悚懼於下。明君之道，使智者盡其慮，而君因以斷事，故君不窮於智；賢者敕其材，君因而任之，故君不窮於能。有功則君有其賢，有過則臣任其罪，故君不窮於名。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，不智而為智者正。臣有其勞，君有其成功，此之謂賢主之經也。

《淮南・洪烈》曰：「夫道者覆天載地，廓四方，拆八極；高不可際，深不可測；包裹天地，稟授無形；原流泉涬，沖而徐盈；混混汩汩，濁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於天地，橫之而彌於四海，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；舒之幎於六合，卷之不盈於一握。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；橫四維而含陰陽，宇宙而章三光；甚淖而滒，甚纖而微。山以之高，淵以之深；獸以之走，鳥以之飛；日月以之明，星辰以之行；麟以之游，鳳以之翔。

太古二皇，得道之柄，立於中央；神與化游，以撫四方。是故能天運地滯，輪轉而無廢，水流而不止，與萬物終始。風興雲蒸，事無不應；雷聲雨降，並應無窮；鬼出電入，龍興鸞集；鈞旋轂轉，周而復匝；已雕已琢，還反於樸。無為為之而合於道，無為言之而通乎德；恬愉無矜而得於和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；神托於秋毫之末，而大與宇宙之總。

其德優天地而合陰陽，節四時而調五行；呴俞覆育，萬物群生；潤於草木，浸於金石；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；羽翼奮也，角觡生也，獸胎不殰，鳥卵不殈；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哀；童子不孤，婦人不孀，虹姿不出，賊星不行；含德之所致。

夫太上之道，生萬物而不有，成化象而弗宰。跂行喙息，腷飛蠕動，待而後生，莫之知德；待之後死，莫之能怨。得以利者不能譽，用而敗者不能非；收聚畜積而不加富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；周旋而不可究，纖微而不可勤；累之而不高，墮之而不平；益之而不眾，損之而不寡；斫之而不薄，殺之而不殘；鑿之而不深，填之而不淺。惚兮恍兮，不可為象兮；恍兮惚兮，用不屈兮；幽兮冥兮，應無形兮；邃兮洞兮，不虛動兮；與柔剛卷舒兮；與陰陽俯仰兮。葛仙公《五千文經序》曰：老君體自然而然，生乎太無之先，起乎無因，經歷天地終始，不可稱載；窮乎無窮，極乎無極也。與大道而輪化，為天地而立根。布氣於十方，抱道德之至純。浩浩蕩蕩，不可名也。煥乎其有文章，巍乎其有成功，淵乎其不可量，堂堂乎為神明之宗。三光持以朗照，天地稟之得生，乾坤運以吐精。高而無民，貴而無位，覆載無窮。是故八方諸天，普弘大道。開闢已前，復下為國師，代代不休，人莫能知之。匠成萬物而不言我，為玄之德也。故眾聖所共宗。道尊德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，惟老氏乎！周時復托神李母，剖左腋而生，生即皓然，號曰「老子」。老子之號，因玄而出，在天地之先，無衰老之期，故曰老子。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。老子之號，始於無數之劫，窈窈冥冥，眇邈久遠矣。周室世衰，大道不行，西游天下。關令尹喜曰：「大道將隱乎，願為我著書。」於是作《道德》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。

《老君戒文》云：老君生玄洪聖堂。爾時未有天地日月，手無所攀，足無所躡，懸身而處，不墮不落；身著三光之衣，照於虛芒，如今日月之光也。

《混元皇帝聖紀序》曰：原夫大道玄寂，理極無為；上德沖虛，義該眾妙。是以精凝真一，非假物以稱生；形結九空，不待有而成體。含神太混，毓粹幽原，恍惚帝先，希微至極。故能真融金闕，教逸不言；惠渙玉京，慈光有物。二儀持以覆載，萬品賴以滋榮。神冠陰陽，功成造化。先天地而獨立，後塵劫而無昧。

唐開元皇帝《道德經序》曰：昔在元聖，強著玄言。權輿真宗，啟迪來裔。遺文誠在，精義頗乖。撮其指歸，雖蜀嚴而猶病；摘其章句，自河公而或略。其餘浸微，固不足數。則我玄元妙旨，豈其將墜？朕誠寡薄，常感斯文，猥承有後之慶，恐失無為之理。每因清宴，輒叩玄關；隨所意得，遂為箋注。豈成一家之說，但備遺闕之文。今茲絕筆，是

詢於眾公卿臣庶、道釋二門，有能起予類於卜商，針疾同於左氏。渴於納善，朕所虛懷；苟副斯言，必加厚賞。且如諛臣，自聖幸非此流。懸市相矜，亦云小道。既其不諱，咸可直言。勿為來者所嗤，以重朕之不德。

唐吳筠《玄綱論·道篇》曰：道者何也？虛無之系，造化之根，神明之本，天地之元。其大無外，其微無內，浩曠無端，杳冥無際。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，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。混漠無形，寂寥無聲；萬象以之生，五行以之成。生者無極,成者有虧。生生成成，今古不移。此之謂道也。德者何也？天地所稟，陰陽所資；經以五行，緯以四時；牧之以君，訓之以師；幽明動植，咸暢其宜；澤流無窮，群生不知謝其功；惠加無極，百姓不知賴其力。此之謂德也。然則通而生之謂之道，道固無名焉；畜而成之謂之德，德固無稱焉。嘗試論之：天地人物、仙靈鬼神，非道無以生,非德無以成。生者不知其始，成者不見其終。探奧索隱，孰窺其宗？入有之末，出無之先。莫究其朕，謂之自然。自然者，道德之常，天地之綱也。又曰：道德者，天地之祖；天地者，萬物之父；帝王者，三才之主。然則道德、天地、帝王一也，而有今古澆淳之異，堯桀理亂之殊者何哉？夫道德無興衰，人倫有否泰，古今無變易，情性有推遷。故運將泰乎則至陽真精降而為主，賢良輔而奸邪伏矣；時將否乎則太陰純精升而為主，奸邪弼而賢良隱矣。天地之道，陰陽有數，故理亂之殊也。所以古淳而今澆者，亦猶人幼愚而長慧也。嬰兒未孩，則上古之含純粹也；漸有所辯，則中古之尚仁義也；成童可學，則下古之崇禮智也；壯齒多欲，則季世之競浮偽也。變化之理，世俗之宜，故有澆淳之異也。核其所以，原其所由，子以習教而性移，人以隨時而樸散。雖然，父不可不教於子，君不可不理於人。教子在於義方，理人在於道德。義方失則師友不可訓也；道德喪，則禮樂不能理也。雖加以刑罰，益以鞭楚，難制於奸人賊子矣。是以示童兒以無誑，則保於忠信；化時俗以純素，則安於天和。故非執道德以化人者，未聞其至理也。

唐陸希聲《道德經傳序》曰：大道隱，世教衰，天下方大亂。當是時，天必生聖人。聖人憂斯民之不底於治，而扶衰救亂之術作，周之末世其幾矣。於是仲尼闡三代之文以扶其衰，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，其揆一也。蓋仲尼之術興於文，文以治情；老氏之術本於質，質以復性。性情之極，聖人所不能異；文質之變，萬世所不能一也。《易》曰：顯諸仁。以文為教之謂也。文之為教，其事彰，故坦然明白。坦然明白，則雅言者詳矣。《易》曰：藏諸用。以質為教之謂也。質之為教，其理微，故深不可識。深不可識，則妄作者眾矣。夫惟老氏之術，道以為體，名以為用，無為無不為，而格於皇極者也。楊硃宗老氏之體，失於不及，以至於貴身賤物。莊周術老氏之用，失於太過，故務欲絕聖棄智。申、韓失老氏之名，而弊於苛繳刻急。王、何失老氏之道，而流於虛無放誕。此

六子者，皆老氏之罪人也。而世因謂老氏之指，其歸不合於仲尼。故訾其名，則曰槌提仁義，絕滅禮學；病其道，則曰獨任清虛，不可以為治。於戲！世之迷，其來遠矣！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，道德不行於當世，良有以也。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，歷陳古今之變，先明道德，次說仁義，下陳禮學之失，刑政之煩，言其馴致而然耳。其秉要執本，在乎情性之極。故其道，始於身心，形於家國，終於天下，如此其備也，而惑者尚多雲云，豈不謂厚誣哉！昔伏羲氏畫八卦，象萬物，窮性命之理，順道德之和。老氏亦先天地，本陰陽，推性命之極，原道德之奧。此與伏羲同其原也。文王觀太《易》九六之動，貴剛尚變，而要之以中。老氏亦察太《易》七八之正，致柔守靜，而統織以大。此與文王通其宗也。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導斯民以仁義之教。老氏亦擬議伏羲，彌綸黃帝，冒天下以道德之化，此與孔子合其權也。此三君子者，聖人之極也。老氏皆變而通之，反而合之，研至變之機，探至精之歸，斯可謂至神者矣。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，老氏未能體道，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，蓋同於輔嗣。豈以老氏經世之跡未足充其所言耶？斯不然也。於戲！聖人之在世也，有有跡，有無跡。故道之不行也，或危身歷聘，以天下為其憂；或藏名飛遁，示世故不能累。有跡無跡，殊途同歸。斯實道義之門，非徒相反而已。然則仲尼之所以出，老氏之所以處；老氏之所以默，仲尼之所以語，蓋屈伸隱顯之極也。二子安能識之哉？司馬遷統序眾家，以道德為首，可謂知本末矣。班固作《古今人表》，乃詘老氏於第三品。雖其名可詘，而道可貶乎哉？於戲！老氏之術，見棄於當代久矣，斯數子者之由也。且仲尼親見老氏，嘆其道曰「猶龍乎」。從之問禮。誠無間然，著在紀傳，後世不能探其意，是以異端之說紛然，蓋迷之者不窮其源，故非之者不盡其致。噫！斯傳之不作，則老氏之旨或幾乎息矣。今故極其致，顯其微，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。有能體其道，用其名，執古以御今，致理如反掌耳。自昔言老氏術者，獨太史公近之；為治少得其道，唯漢文耳。其他皮傅詭說，皆不足取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